



军旅情话

蒋学道 梁 人



2 034 4795 7

军旅情话

蒋学道 梁 人

文化艺术出版社





2 034 4795 7

军 旅 情 话

蒋学道 梁 人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8.625字数400,000插页3

1987年8月北京第1版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6,200册

书号10228·214 定价3.85元

ISBN 7—5039—0042—3/I·30

发扬革命光荣传统
为四化建设而奋斗

杨成武
一九五十年十月

杨成武同志为本书题词

内 容 提 要

哪个人不愿去追索那最难忘的岁月？谁又不曾在大地上留下过自己的脚印……

这是一个老红军战士的足迹，这是一幅真实的历史的画卷。伴随着主人公白果万里跋涉的足迹，本书将我们带回到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重温一个个烈火炽燃的战场。在这条漫漫的征途上，既有反复的生死搏斗，也有令人陶醉的爱情，但如鼓的足音永远不断，踏着热血的歌拍，升起了民族不可摧毁的希望。

目 录

引 言	1
第 一 章 恩阳河	3
第 二 章 戊辰年	8
第 三 章 白果树	16
第 四 章 司号员	28
第 五 章 嘉陵江畔	36
第 六 章 “红靛颊”	48
第 七 章 “雪里银”	60
第 八 章 梦与魂	71
第 九 章 汪为仁	85
第 十 章 观世音	94
第十一章 “西大门”	107
第十二章 老向导	119
第十三章 指导员	136
第十四章 大红花	151
第十五章 祝捷会	168
第十六章 黄河浪	187
第十七章 洪洞县	202

第 十 八 章	东北军	218
第 十 九 章	大会师	230
第 二 十 章	红军帽	249
第二十一章	沈树人	264
第二十二章	三战三捷	275
第二十三章	东进之前	285
第二十四章	女军医	295
第二十五章	白肉血肠	301
第二十六章	神枪手	314
第二十七章	鸡冠山上	322
第二十八章	将功补过	344
第二十九章	红枪会	356
第 三 十 章	腊月初八	373
第三十一章	乞巧女	394
第三十二章	龙抬头	417
第三十三章	红玛瑙	441
第三十四章	再次考验	462
第三十五章	阿乔与石英	482
第三十六章	上任之初	499
第三十七章	永恒的怀念	523
第三十八章	战友之间	541
第三十九章	骏马飞奔	561
第 四 十 章	泰山青青	575
后 记		593

引 言

我在少年时代，曾跟祖父学过古典诗词，最喜欢的就是岳飞的《满江红》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样的名句，从小就刻在我的记忆里。

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我又反复吟咏这名句，不尽思绪纷然，感慨万端，其体会和少年时代竟是很不相同的。联想自己的一段漫长的经历，想起了这样一个问题：

人生的第一个脚印，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应该说是从在母亲怀抱里学步，双足第一次接触地面的时候。

这样的脚印留在慈母的身旁，留在温暖的房间里，留在平坦的庭院中，甚至留在美丽的花园中、幽静的树荫下，但还不是留在辽阔的大地上。

我想，这样的脚印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人生的脚印，至少不是波澜壮阔的、威武雄壮的人生的脚印；真正人生的脚印，应该是留在辽阔的大地上。

我又想，一个人能够在大地上留下自己的脚印，最好是在狂风暴雨之中，在崎岖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跋涉，或者是在旷野、在深山、在密林、在荒原、在海疆……探险前进，经过披荆斩棘和驱赶毒蛇猛兽，在根本不知方向和无法可走的地方开辟出道路来。

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开辟道路的人，也绝不具备那种开

辟道路的本领，但在小时候哪里会想到后来居然能够走过那样漫长的道路，在大地上留下那样密集的脚步！每步迈过之后，甚至不愿再回过头去光顾那些脚印，当然也就不会完全理解它的意义。现在回首起来，其感觉和心情与当时却是迥然不同的，每个脚印仿佛在心中都重新闪出光亮来……

第一章 恩 阳 河

我曾不止一次听人说起，在自己的生活里程里，记忆最深刻、最鲜明的莫过于童年了；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中，记忆最牢固、最清晰的莫过于故乡了。

从我的经验和体会出发，我认为这句话不完全是真理，只承认它有几分道理。

按这几分道理来说，我的童年纵然有灾难、不幸、痛苦和泪水，但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却的确是十分神妙的，令人心迷的呢。家乡猫儿铺，尽管只是一个没有几户人家、且居住分散的偏僻的山村，离巴中县城只有几十华里之远，村中老人一辈子也没有进过县城的为数并不算很少，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根本找不见这个村名，可是，它却时时引起我的思念，说不定哪一刻就会在我的言谈话语中出现。

从不完全是真理的方面来说，在童年我对故乡猫儿铺并不是如何顶礼膜拜的，顶礼膜拜的倒是在村东二十里之外的恩阳河。离开家乡几十年，直到现在，这种观念在脑海里一直没有改变。打开地图，没有家乡的名字，却绘有蜿蜒蜿蜒的恩阳河，象半寸多蓝线头长短的小虫子一般，咬在粗粗的、重色的嘉陵江支流的支流上。根据这条“小虫子”，我再判断猫儿铺的方位，以慰藉我思乡的眷眷之情。

说起来也真是奇怪，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好象我便与恩阳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妈妈告诉过我，我生下来的时候，哭声是十分孱弱的，听起来身体就不怎么健康。因为我是长子，对我的出生她固然是格外喜欢的，但对我能否长大成人却不免流露出内心的淡淡的忧愁。她微微地叹着气说：

“哎——，这娃儿，哭声小得可怜，不知能长成个啥子哟！”

“天上飞的‘纺织婆’，捉到手里还愁它不能插棍转圈圈？你担心个啥子哟！”爸爸嗔怪她，“声音低就不好吗？恩阳河里的水声音儿时听见大过？都是平平地、稳稳地流嘛！行船划桨，载人运货，不是更好吗？三哥的皮货、羊毛、猪鬃不是更顺顺当当地从恩阳河运到巴河，从巴河运到嘉陵江，再运到重庆去卖好价钱？恩阳河水声小他倒有了定心丸，嘉陵江水声大他倒担心受怕呢！”

爸爸念过几年私塾，在区团防局当过两年兵，此外就是在家里务农，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平时妈妈给他讲话，总是憨笑着点点头，连半句话也很少讲，要不就是哎哎两声，默默地干吩咐给他的活计去了。可是这一次是破例，给母亲说了这长长的一串话，又是很动感情的，声音要比平时提高八度，反倒不象恩阳河，而有点象嘉陵江的水声了，这大概是由于生了我这个头胎儿子而使 he 比过去大大高兴的缘故吧！

“就是长大，也胖不了，高不了，力气大不了。”爸爸的兴高采烈的话并没有使妈妈的心情轻松起来，她仍然扫兴地说。

“我胖吗？我高吗？可我的力气小吗？两挑谷子挑起

来放到肩膀上，压得住过我吗？龟儿子！在恩阳河往船上扛大个，老子淌过几箩汗！”

爸爸的调门儿又提高了八度，一下子把爷爷从大门外惊进来了。当弄清了爸爸和妈妈争论的问题后，他不禁仰天哈哈大笑起来，接着说道：

“想到恩阳河去了，哈哈，满有意思咧！这孩子的声音小，可是耳朵大呀，象恩阳河边的芭蕉叶。哈哈，福相！福相！个头小吗？看那脚板子不老小哟！能长得象恩阳河里的船桨板儿！哈哈，力气不会小的！哈哈哈哈哈……”

爷爷又是一阵大笑。他一面笑着，一面迈起轻健的步子，扭身走回大门外去了。顷刻传来他吟诗的声音：

.....

抛却虎笏免折腰，
志在巴山蜀水间。

这两句古诗我今天还能够回忆起来，却不是连斗大的字也不识一升的妈妈告诉我的结果，而是在我识字以后爸爸告诉我的，并且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解了意思。爸爸书是念得很少的，这两句古诗竟能成诵释意，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肯定是由于爷爷常常在家里吟咏并给他解释的吧？我曾进行过一番考证，这两句诗似乎不出自唐诗，相近的句子倒是有的，很可能是爷爷化用唐诗而自己出口成章的，以述自己热爱巴山蜀水的家乡的美好胸臆和对欺压下层人民的官场的厌恶。

爷爷也的确是有着这种思想的一个人。他是私塾先生出身，壮年时候在恩阳河、明阳场、关帝庙、柳林铺、鱼

溪寺、青木桥、来龙场等猫儿铺周围远远近近的村庄都教过书，培养过不少学生；又会看点地的阴阳风水和人的凶吉祸福，十村八乡的人家盖房、挖坟、娶亲、庆寿、做道场念经，每每把他请去，所以他的名声在恩阳河一带不是生疏的。他对远近的乡亲都很好，就是对官场不感兴趣。爸爸去当那两年兵，爷爷就着实不痛快，整整两年总是郁郁寡欢的；爸爸回来了，他自然而然地变得又有说有笑了。三伯父在恩阳河里撑船南下做皮货生意，爷爷在心中是默许的，偶尔脸上还掠过几丝微笑；后来三伯父当了保里的保正，爷爷的脸上就再也看不见一丝笑容了，看来他对官场是相当反感的。

爷爷能吟咏古诗，又能摩仿古诗自己拼凑上两首，他的历史、地理和时事知识都是很丰富的。他说过：“一千七百多年以前，刘备就占据四川，建立了蜀国。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杜甫都在四川居住过很长的时间，写下很多歌颂四川的著名诗篇。巴山、峨眉、剑阁、草堂都常常在古诗中出现。四川古代出了不少人材，近来也出了一些。和我们巴中县相邻的仪陇，不就出了一个朱德吗？早年他跟蔡锷讨伐袁世凯，现在听说在江西与毛泽东一起揭竿反对蒋介石，是要成个大气候的。”他喜欢古人，熟悉古事，所以最先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蒋学古”；后来看我不好好读书，喜欢当兵，骂我不知走正道，便又给我改名为“蒋学道”。

我是爷爷的第一个孙子，无论如何，他从内心里都是喜欢我的。我六岁的时候，他早就不教书了，成天领着我在山上放羊。一次邻村的一辆马车路过我们旁边，从车上跳下一个读书人模样的中年人，恭恭敬敬地对爷爷喊道：

“蒋先生，您好！”

爷爷给他回了话，原来这人是他的学生，“到哪儿去呀？”

“恩阳河。”

“好！等一等。”

爷爷把羊拴到一棵周围茅草茂盛的松树上，领着我登上了那辆马车，直奔恩阳河而去。马蹄在石板路上呱嗒呱嗒地响着，车子走得风快，半晌午的时候就到了。

啊！我第一次见到了恩阳河，简直吃惊得目瞪口呆，久久地伫立在高高的河岸上，向远处望着那长长的流水，几乎忘掉了周围的一切。河水由北向南流，果然是平平的，静静的，象琉璃那样绿。没有一丝风，河水映着堆有白云的蓝天，在初春的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变成了一条织着美丽的图案的彩色丝带。以后我跨过多少条江河，涉过多少道流水，与它们比起来，恩阳河算不得什么，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它却是最大最大的，最美最美的。

回到家里我见到邻居小朋友就告诉人家说：“我看过恩阳河了！”

在我六岁的时候，脚印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恩阳河。

第二章 戊辰年

按我国旧历所采用的“天干”、“地支”计年方法，如“甲午”、“乙丑”、“丁未”、“戊辰”……等年份，必须经过六十年才能轮转一次。爷爷年轻时曾轮上一次“戊辰年”，我在童年时代也轮过一次。

在恩阳河一带，人们最害怕过“龙年”了，特别是“龙年”中的“戊辰年”。听老人们常常念叨，别的年份一般地说还算可以将就着过去，有的如“乙丑”和“丁未”，就是“牛年”和“羊年”，还会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呢；而“龙年”就不同了，不是天灾，就是人祸，要是“戊辰年”，说不定会天塌地陷、山崩海倾呢！恩阳河有两句民谣说：

戊辰年，大“天干”；
人吃人，犬吃犬。
人吃人来无心肠，
犬吃犬来红了眼。

我所经过的那个“戊辰年”，情况果真如此！

那年我才十二岁，爷爷已经去世两年了。他在世的不少个年头，我们是个大家庭，父亲辈上有兄弟四人，父亲是最小的，另外还有五个姑姑，人丁是很兴旺的。家景也不太坏，是一个中等的殷实人家吧。爷爷本来就是重男轻

女的，再加上后来姑姑们都先后出嫁了，所以爷爷对她们就更是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在父辈四人中，按例爷爷是应该喜欢排行最小的父亲的，但有好多年并不是如此，他最喜欢的倒是三伯父，因为三伯父能做生意赚钱养家。后来三伯父当了保正，爷爷就渐渐地转而最喜欢爸爸了。这也可能是应验了“人年纪越大越喜欢小儿子”这句中国的老话了。不过爷爷似乎不承认这句古传的老话，他说爸爸老实巴交的，流汗水种地，凭体力吃饭，活着两手干净，死了心里安然。正因为这样，他也越发喜欢起我来了，对人说：

“学道也老实巴交的，是他爸爸的血脉，长大运气就走在这上面。耳朵也比他爸爸的大，福相比他爸爸要多九分。”

看来爷爷喜欢爸爸可没有喜欢错。大伯和二伯都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为爷爷所深恶痛绝，都是被捆起手脚滚在正堂当门地上挨爷爷皮鞭的猛烈的、无情的抽打，凄惨的、告饶的呻吟，冲出家门传得老远老远的；纵然这样，那抽大烟的恶习仍然顽固不改，后来二人都逃之夭夭了。直到爷爷死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回来，三伯父在外做生意也没有回来，做儿子的只有爸爸一个人守在爷爷的身边。爷爷断气的前一天，神志还是非常清醒的，他一滴一滴地流着对病苦的忍耐和对生的留恋的清泪，紧紧地抓着爸爸的手，声音低沉、微弱而感情痛切、凄惋地说：

“你大哥、二哥不回来，没啥子关系，回来叫我看见还心烦呢！你三哥不回来，那也罢了。我看见你和学道，也就能闭眼了。”

提起三伯父，爷爷的那双在高高的颧骨上深凹下去的

眼睛里，忽然闪出一道从内心里发出的恐惧的、莫名其妙的、使人看到竟要毛骨悚然的光芒来。他极其困难地咳嗽了两声，好象想起几乎遗漏掉要交代的生死悠关的问题似的，又将声音尽可能地放高了一点儿，对爸爸说道：

“后年又是戊辰年，老百姓又要遭难了，我怕咱们家过不去。你三哥心可不同你啦，他到时候怕要造孽的，举家老小都靠着你一个人多操心啦。五十八年前那个戊辰年，咱们家就遭难，后来全仗着我一个人……”

他的话没说完就咽气了。在父亲的操办下埋葬了爷爷，全家人和几个姑姑痛哭一场。二姑是带着两个儿子来的。四姑带着三个孩子来赴丧，爷爷的棺材在“官山”上临入土的时候，她整个身体一下子扑上去，象钉子钉在上面一样，任人都拉不起来，那失声下涕的惨状，连劝说的人都为之垂泪。从“官山”上回来，她精神恍惚，目光发直，连三个孩子都不认识了。

埋葬了爷爷一个月，三伯父做完生意从重庆回来了，满脸显得风尘仆仆的样子，疲劳之中倒显得十分快意。他的个子比爸爸高出半头，穿着一个乌黑闪亮的缎子面长袍，带着一顶在重庆新买的细毡老蓝礼帽，在初春的斜阳下就更是风采照人了。

那天我正在大路边的坡地里放羊，远远地看到他那又高又大的、一摆一摆的身影，便拉着羊溜风跑过去迎他。

“三伯——”只仰脸喊了一声，我猛地想起爷爷的事情，心里感到沉沉的，象有个什么东西在喉咙里堵着，眼一热就低下了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怎么你一个人放羊呀？爷爷呢？——给谁穿的白